



2

文



百二十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號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謚郎官以上書謚。考功擬謚詔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投進入內。次日奉

皇帝命。上謚冊寶于靈座前。攝太傳以南郊請謚儀

註。其日文武百僚並赴南郊幕次。各設其服。置謚義匣

案褥位於午階。下稍西。東向。次設禮科御史臺閣門

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入詣。午階之下。南北向。立次

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陪位之前。褥位立。次引舉謚

官詣謚案之。後禮直官引。次引太傳詣階下。稍東西向

官詣後。禮直官引。次引太傳詣階下。稍東西向

令禮壇各就位。立禮直官引。皆再拜。奉禮郎太祝大

手。禮壇各就位。立禮直官引。皆再拜。奉禮郎太祝大

奉玉幣授太傳。凡執事並揖。跪。洗爵。拭爵。執笏。跪。詣

幣奠玉幣。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執笏。太傳受玉

立太祝跪讀祝文。太傳再拜。降壇復位。少立。禮直官

再引太祝跪讀祝文。太傳再拜。降壇復位。少立。禮直官

匣興執事者先捧謚案詣。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

中置於褥位。太傳揖謚案。詣。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

後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

壇置於褥位。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

位再置定太傳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

皆再置定太傳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官跪舉謚

儀註。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廟處奉文武百僚徑赴告

冊寶官舉冊寶官並入內於殿門外。幕次俊謚冊寶

降出至殿門上。太尉以下。迎於殿門外。幕次俊謚冊寶

門於殿西階下。東向。置位。定冊。址寶。南太尉以下

權退歸幕次。有司實設酒脯。排訖。御史臺閣門以下

引文武百僚入就位。禮直官引。班首以下。立定。於庭

太尉詣殿下。東西向。立奉禮既。太祝太官令立於庭

中北向以西上立讀冊寶官舉冊寶官立於冊寶之後
東向以西北為上立禮直官贊拜贊者曰拜在位
皆再拜訖先引奉禮郎太祝盥手洗爵拭爵執
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笏升階詣即西向跪奉幣太尉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上香奉禮即西向跪奉幣太尉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酒於茅奠爵執笏伏興少立俟太祝東向搯笏跪
讀祝文訖太尉再拜訖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
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
哲宗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
復位立禮直官引太尉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
官搯笏舉冊至殿上當中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立舉冊文訖執笏與舉冊官舉冊跪奠幣執爵三
後立次引太尉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次詣室
搯笏舉冊至殿上當中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舉寶官跪舉寶讀寶官搯笏跪奠幣執爵三
官舉寶降階至權置位置定於寶位後立大尉降階
復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

有司奉冊寶至幄文武百僚退太尉以下詣望瘞位
立定有司瘞幣帛祝版訖各宿冊寶幄之側據紹
興元年隆祐太后儀註餘依此

謚冊謚寶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謚進謚議入內訖次日候內降
出謚冊謚寶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攝太傅係
又詔宰執一員奉冊寶攝一員讀冊文攝中書令一
員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舉玉官以郎中等皇
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謚寶則以
之寶字為皇后謚寶曾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
金上謚冊寶於靈座前儀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

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
祇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於殿門外隨
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降謚冊寶將出。
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冊寶。於殿門
上幄次權置定。次禮直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
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泥濘免拜權退側身立。俟有司
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幄次。權安奉訖。太傅
以下。退歸本司宿齋。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
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謚冊寶入。太傅
以下行禮官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址寶

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
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外。隨地之宜
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
之後。褥位立。次引舉寶官於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
之後立。次引奉謚冊寶官。詣冊寶按之南東向立。次
引奉上謚冊寶。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定。禮直官
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
案前。搢笏。三上香。跪。一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
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
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謹奉上大行皇帝謚

冊寶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奉謚冊官詣冊案前立。次舉冊官詣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凡舉冊寶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冊案。升殿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北。向。次奉謚冊官搢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匣之後。搢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中書令升殿詣冊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中書令搢笏。跪。讀冊訖。執笏興。降復位。舉冊官奠冊舉冊匣。興。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於案上。舉冊官執笏興。降復位。初讀冊官讀冊將畢。次引奉冊寶官詣寶案

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盃。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搢笏。奉寶盃。次引太傅降階。於寶盃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盃授太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太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盃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降復位。立。舉寶官奠寶。舉寶盃。興。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盃。跪於案上。舉寶

執笏興。降復位立。次引太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

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如值雨泥濘隨宜於外并廊并廊上趨那

班立次移班稍東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

退謚冊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權行收掌。至

發引日。降出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冊寶。合用搢擎謚

冊寶輦官二十四人。人員節級二人。執擎治冊寶法

物。天武官二十二人。人員一人。儀衛皇城司親事二

十人。人員一人。令御輦院殿前司皇城司衛仗司依數差撥照應又俟發引日於梓宮前

儀衛司排列追謚寶冊於攢宮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

先差執政行啓攢禮畢。奏還梓宮還殿安奉訖。行

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魯製孝服者常服黑帶就位立班。

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帳即御坐。簾降。引太常卿當幄

前跪。奏請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

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詣香案前。北

向立。奏請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皇

帝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訖。奏請哭

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皇帝還

禱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自是百僚並服初喪服。朝一臨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靈駕畢。易常服。黑帶。自啓攢後。臨安府內外。禁樂。諸此路准。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昇輦并龍輜一副。先下文思院製造。

總護使一員。執政為之。橋道頓遞使一員。侍從為之。主管梓宮

前并回程應干事務一員。內侍為之。並先差。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

傅持節導梓宮。題冊寶。監鑠元宮。太常少卿執翼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宮官升大昇輦。及引梓宮即元宮。又攝司空復土九鍾。監察御史監鑠元宮。少府監進龍輜。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輜。兼鑠元宮。宗正卿充九虞。及掩元宮。饗官差題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司依例差彈壓將官一員。甲軍一百人。用鹵簿儀仗。依例權以儀衛服青紫褐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沿路引導宿頓排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係總護使同橋道頓遞使前二日都大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貢院按閱。一警場合用金鉦一十二人鼓。

手六十人。鳴角六十人。逐色教頭共五人。武嚴教頭
三人。管轄人員二人。部押使臣一人。一鼓吹合用鼓吹
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共一十人。歌色一十六人。
箏。篋。色。三。十。六。人。笛。色。三。十。六。人。簫。八。人。大。鼓。一。十。
六。人。人。節。鼓。一。人。金。鉦。四。人。擗。八。人。兵。共。一。十。
六。人。合。用。押。教。一。人。執。色。四。人。擗。八。人。挽。詞。翰。林。學。士。一。挽。
歌。舍。人。撰。二。十。首。文。臣。職。事。官。各。二。首。導。引。歌。詞。學。
書。院。撰。前。一。日。先。於。太。常。寺。教。習。其。排。設。鼓。吹。警。場。
及。擗。擊。節。級。軍。兵。借。差。殿。前。步。軍。司。人。并。太。常。寺。所。
差。人。吏。職。級。樂。正。係。紹。興。二。十。九。年。例。借。請。本。身。
請。給。一。月。候。四。是。日。行。啓。奠。祖。奠。遣。奠。禮。攝。太。傅。後。
日。依。條。除。尅。從。皇帝行禮。又差攝侍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
牙牀三張。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事官外。餘文
武百官。並免立班。於城外奉辭。靈駕其哀。謚冊寶
於梓宮前。禁衛內排列。沿路排祭。依例壓祭。絹內宰

相使相各五十疋。侍從臺諫各三十匹。管軍知省知
閣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各二十匹。六曹郎官寺監
卿少等。各一十匹。淳熙十年例其經過州縣。合行排祭。不
係經過州縣。並免。至攢官前一日。差官奏告。紹熙
五年。閏十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
渡江。依舊例。梓宮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
兩日渡江。庶得整肅。不致誼譁。從之。十日。御史臺又
言。勘會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奉辭。合設文臣路
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十貫
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

錢繳納左藏庫從之。大行皇后十一月十四日。詔靈

駕發引。其排立禁衛諸班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擺

闕。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 淳熙十五年例。

令戶部日下特與倍支

啓奠

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侍

中前導官。及應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

城外候 靈駕奉辭。合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

帝服練。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各服初喪之服簾降。太史局報時。

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奠之禮

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

請拜。舉哭。 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

侍官奉盤。匝悅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手。悅手。洗

爵拭爵。前導官導 皇帝詣 靈座前。太傅後從。凡

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西向跪

進幣。次進爵酒。奏請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

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請哭。再拜。 皇

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還褥

位。西向立。奏請拜。 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

權退。如有皇太后。即服練服。先詣梓官前。舉哭。行燒

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前導。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太傅宰執前導官總護使司官屬權退詣几筵殿門外以俟前導後從次引皇親南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殿。詣。皇帝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

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如行啓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龍輜於殿下輦官等升捧梓官。

太傅持節導梓官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節翼者。分

左右障梓官。初梓官降殿。靈駕前奏請。梓官升

龍輜。將作監捧梓官登龍輜。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

奏請。靈駕權駐。升大昇輦。皇帝歸幄。簾降陪位

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即詣梓官前

舉哭。行燒香禮。奉辭還宮。

遣奠

俟少傅率梓官官。係將作監奉。梓官升大昇輦。訖。有司

設哀冊牙床。牲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酒官於酒尊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大昇舉之前。褥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悅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冊官跪讀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皇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物等前引。靈駕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舉哭執綵繩。俟大昇舉進

發。內侍官割繩。前導官導皇帝歸幄。哭止。簾降前

導官退。皇帝釋縗服。服折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

還。內管及應奉官。就大昇舉前奉辭。易常服。黑帶從

駕。總護使頓逋使都大主管官於皇帝幄次朝辭。

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官城外奉辭。靈駕訖

進名奉慰。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

帝吉服遠內緣服並焚之係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之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啓攢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鞵犀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致欽不拜陪位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啓攢

行禮時一臨而止。自餘發引前夜祭告。并啓奠祖奠

遣奠行禮陪位官。陪位官以親王總護使南班宗室本宅親屬及會葬從

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辭訖。易常

服退所有練服。候禮畢毀棄。自啓攢之日至發其發引前後殿不視事

引啓奠祖奠。並係總護使俟梓宮發引升龍輦。至和寧

門降龍輦。升大昇輦。皇帝親行遣奠之禮。讀哀冊

拜及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帶。奉辭於城外訖。赴

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宰執進呈。大

行皇后發引訖。免臣僚路祭。上曰。此乃文具。不須

得。止奉辭足矣。十二月二日。詔大行皇后梓宮。將

來發引。可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宮發引。攝侍中奉

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太傅持

節導梓宮監掩。攢官差總護使吳環。攝太傅帥奉梓

宮官奉升大昇輦。又引梓宮并攝。少保差太常少卿

俞豐。係恭湫皇后故事餘倣此

掩攢

掩攢并神主。祔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

腰輿二。汲水鐵浴桶二。索矮香案二。紫羅衣白羅拭

巾二。長八尺筆硯墨一副。白羅巾二。各長八尺小尺

二襯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浴斛跌座二錦褥曲

几二衣子油絹帕二幅各三單匱羅夾帕二行皇帝用

黃羅皇后并祔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官

內安設用黝三疋下左藏庫支供纁二疋選堪好物帛贈玉一段

盛黝纁贈玉匣床及帕監掩攢官差攝太傅併復土

九鋪差攝太保以侍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

昇輿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降輦升龍

輜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捧梓宮升龍輜入詣獻

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

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

郎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宮前立

贊者曰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次引

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立定次引行禮總護

使詣盥位盥手悅手洗爵拭爵詣酒尊所跪執爵俟

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

總護使再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

拜在位官再拜訖哭止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

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俟掩

攢時至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興有司捧遷侍中臣

某言請靈駕赴攢官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遷梓宮少

傳引梓宮即攢官畢。權退。俟梓宮進皇堂訖。次引將作監掩攢官。太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攢官。次引少保復土九鋪。俟掩攢官將畢。內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訖。引內謁者詣攢官。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扶侍夾侍啓匱覆訖。捧腰輿。內侍捧遷。虞主升腰輿。至獻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謁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虞主即坐訖。權退。俟掩攢官訖。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在攢官官。奏表奉慰。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右丞相周必大等言。檢點故事。山陵五使。係隨神主還京。徽宗殯之時。緣紹興七年。先已立虞祔廟。總護使所以徑赴行在。後來顯仁皇后掩殯。誤用變禮。今來神主在塗。事體不同。臣等欲參酌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官自依已降指揮。先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註虞祭之禮。止言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之禮。則曰。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

制惟題栗主亦不題虞主也。宋朝 仁宗皇帝上僊。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如夏卿所奏從之。今欲乞依漢唐及 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祔廟前期一日。恭依勅命書題神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來掩攢宮。合行九虞祭。依禮例掩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虞並係在路。合於宿頓宗王御行禮。其第六虞在京日係在瓊林苑。今欲乞渡江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入慈寧宮奉安。皇帝

服袍履導於慈寧宮門外。有司奉安訖。皇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虞依典故。皇帝行禮。百官陪位。或差有司侍祠則詔恭依。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百官便不陪位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雖於柩室牙床各設跌座。然祭享遷奉之時。惟匱蓋以覆神主。在中不免歌側動搖。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耶。茲者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漆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

兼亦便於遷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擯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位官不用陪

之後總護使以下
並易常服黑帶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

差撥及神主
附廟日同

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

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其威儀僧道儀衛親從

等。並詣權安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使升

詣虞主香案前。擗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

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主

官以下。詣虞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揖躬拜。禮

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

前。擗笏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

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

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

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

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奉迎之禮。其僧道儀衛親

退外虞主將至。皇帝自內服履袍歸御幄。簾降。禮直官

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俟虞主將至殿前。扶侍夾

侍捧腰輿入殿。禮直官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內。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皇帝於殿上。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奉。奏訖。俛伏興。退。內侍扶捧虞主升座。啓匱于後。以巾覆之。訖。少退。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

導官導皇帝降階。復位。西向立。俟內侍啓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還內。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如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啓匱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

折上中。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床牲牢醴饌行禮前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裏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俯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俯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

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盤匱沃內侍奏請皇帝悅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搯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搯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

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九虞。既祭禮。以祔廟前二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祔廟前二日。辰稍遠。則合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日卒哭。

大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

卿行事逐日一祭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盤匱。匱中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悅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

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大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添作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

廟別廟禮。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運司計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製畢。

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詣虞主香案前。

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御幄簾降。輦官擊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啓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擊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持夾侍。輦官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輦官擊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僧道儀衛前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內。

太行皇后祔廟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宮。駕樂舞。其謚冊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寶殿。其虞侯祔廟畢。赴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

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于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即無該載。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自几筵殿。迎重於報

恩。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燒香。如官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率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俟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利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夙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逐位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

至行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樂考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閔黃帝作咸池而堯增脩神農五絃事與功借其來尚矣黃帝作咸池。堯增脩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也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至行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樂考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見帝系譜及考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約同之

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黃帝作咸池。堯增脩

神農五絃事與功借其來尚矣咸池。堯增脩

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女

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

建之以大情謂此觀之必先順乎天律乎人得於心

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

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古本

多作微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自然呂律以

但當順而不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

奪則至樂全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無極轉一死一生一儋

以所動一起所常無窮也債方問反司馬云也而

一不可待汝故懼也之初以無窮之變不能待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至樂之道無

故不主故塗卻守神塞其兌也卻去逆反以物

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其名高明其實

則高也是故鬼神守其幽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

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物有窮常在極流之於無止

隨變而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使化去倘然立於四虛

之道私敞無偏之謂倘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二

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
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獄
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約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
損化之多少有孤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卽都坐尚書悉奪
祿一秩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躊駁罪同論異訟諸州死罪不得便決
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仁壽十五年制死罪者三
奏而後決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
送秘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爲異議不得過三
太宗卽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未改元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
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
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責嗚乎胄曰陛

下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旣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
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
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旣而不可而寘之
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
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同州人房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任兄強從坐
當死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帝
令百官詳議房玄齡等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按令祖有蔭
孫之義然則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及流合輕反死據禮
論情深未爲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
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

帝欲止姦貪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
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

於老綺反。稿。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

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形充空虚。

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虚。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無怠此其至也。復調之。

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耳。故若混逐叢生。無係隨叢而。

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通在。生叢才公反。林樂而無形。體中故無所形樂音。

洛亦布揮而不洩。廣雅云。耳揮音輝。幽昏而無聲。

所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居於窈冥。所謂寧。

至樂動於無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極窈鳥。

了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

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應。

非世唱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

稽古兮。反。莫不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

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而樂。

足非張。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故有焱氏為之。

而後備。無言而心說。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此樂。

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反。本樂也者。始於懼。懼

亦作焱。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

故崇。懼然竦聽。故其崇耳。吾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以無知而愚。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記。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反下也

帝嚳作六英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帝曰夔命汝典樂

教胃子胃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

子國也直而溫寬而栗正直而溫和莊栗剛而無

傲剛失之虐簡失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五聲律六律六呂十二月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

也八音能諧神人以和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祖考來格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

註見樂器門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堂

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記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蹌蹌

故鳴球弦鍾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蹌蹌

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舞樂名言簫見細

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石擊聲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知庶尹允諧正

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

作樂至於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

記有德鼓所以謀天下有道聲所以待有憂靴商湯作大

漢湯天以得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那猗與那與置

我執鼓猗嘆辭那多也鼓鼓樂之所成也殷人置鼓

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

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鼓與鼓也鼓雖不植貫而搖

之類亦植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

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

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

尚聲篋云磬王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

謂相奪倫也又與玉磬尊故異言也亦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鞀萬舞有奕言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

聲穆穆鼓則鞀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也美其紂棄

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紂言

廢至尊之敬管卑藝之娛事作

周武王作大武定武以下武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鮮見上舜紹堯

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又以征誅得

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得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

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武謂

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憂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周舞

亦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人此答是也言武王伐

紂之時但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

而眾乃出戰武王憂不得令舞者久咏嘆之淫液

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也咏嘆淫液歌運之發

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也時至武事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無言武之致

謂膝至地也憲讀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

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

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

說也子曰唯丘也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

也前長弘周大夫○疏曰恐不逮事者言欲舞之

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發揚蹈地而猛屬舞初則

是也故云已蚤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屬舞初則

也然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

厲是太公何忽有志故知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

問武人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右膝至地而

人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右膝至地而賓牟賈起免席而請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

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賀

而久已亦是遲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于

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

亂皆治周召之治也成謂已成之事總下持盾

也持盾正立待諸侯也亂謂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

以坐象周公召公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

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

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

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

旅也復綴反位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

奏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者謂最在

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

北位鄭註以克武樂者克謂克備言六奏其曲

則舞樂充天子夾振之而馬伐盛威於中國也

備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

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

不愆為一伐五伐誓曰今日之事分夾而進事蚤

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

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待諸侯也且

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樂之意作武王克殷及

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

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丹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虎。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

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武言

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勺取也。又有房中之樂。

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

友。中猶忠和剛柔適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

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剴。今也以倍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剴。今也以

樂舞教國子。公卿大夫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

大護。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

類之所出人得以其爰反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
 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
 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
 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語而三律以上者三分益一分下生
 者三分去一分馬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
 替考夜聲而量之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
 鍾之均也大神人鬼以夏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羽之致屬虞書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予
 鏞以間鳥獸踏踏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
 饗以祀一分謂各用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以黃鍾之合奏之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
 大呂為之合奏之聲為之均也天神導之也天神五帝及

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南郊就陽位是也
 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
 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者應鍾為之合
 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此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
 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此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
 以祀四望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兩師
 或亦用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聲次四
 此樂亦用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聲次四
 者函鍾為之合函鍾及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亦名林鍾為之合函鍾及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妣夷則陽聲次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
 妣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
 為始祖而祭之謂之闕宮是以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
 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是以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
 武以享先祖鍾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凡六
 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之五
 聲八音乃成也

言被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

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

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云。奏樂

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

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飛又走川澤。動敏疾者地祇

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

祇原隰。及平地之神。象物有象在天。禮運所謂四

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凡樂。圜鍾為宮。黃鍾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

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

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

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太呂

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

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

馬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

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

社在東井與鬼之外。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

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

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
 呂與地官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
 鍾林鍾地官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上
 黃鍾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官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
 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地官合又辟之姑洗又辟之南
 生姑洗姑洗南呂與地官合又辟之姑洗又辟之南
 上生蕤賓蕤賓南呂與地官合又辟之姑洗又辟之南
 大呂凡五聲官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
 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
 大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也靈鼓靈鼗四而路
 鼓路鼗二面九德之厚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
 謂之六府正德皆可用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
 九功九功之德皆可用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
 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
 者孫竹竹枝根之未生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
 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
 當為大韶字之誤也

展之次之聽其聲具陳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

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
 八牲其他皆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
 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
 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
 戒諸侯薨入去樂大札大凶大赦大臣死凡國之大
 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泣
 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

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時樂亦頗殘
 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計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
 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時音告也。太師樂官名

教之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

九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

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五音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

倫。故曰皦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樂師摯魯

擊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洋洋義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

美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摯適齊。長摯其官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

適蔡。四飯缺。適秦。通曰王者平且食晝食脯食莫

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鼓方叔

入於河。鼓擊鼓者方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

附前章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

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

助。功化如此。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同也。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

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樂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

沉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

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

之至晉見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

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未終師曠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樂

於濮水之上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擊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

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之後僭諸侯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

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

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

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退言其齊一也。皆也。言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

也。皆也。言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

師。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文謂祀

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名焉。今齊人或以鞀為

表裝之。以鞀鞀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齊人或以鞀為

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節今夫新樂

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獲雜子

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

之發也止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優濫濫竊也溺而不知

優獼猴乃戲也亂男女之尊卑或為今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不同好言文侯

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報反注同近附之類近徐如字鍾苦更反鎗七羊

衡反又士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子夏對曰夫古

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

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

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

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

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君慈和偏服無私曰類教誨

不倦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偏服無私曰類教誨

比聲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之福延於後世也今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則言無文王之德文侯曰敢問溺

音何從出也也玩習之又作翫音五換反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教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

速聲之誤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祭祀者不用淫樂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

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

故無事而不用。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

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

此之謂也。惡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然後聖

人作為鞀鼓、柷、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

以其聲質也。柷，楬謂柷也。壎，篪也。為然後鍾磬

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

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

數有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

聽鐘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

擴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

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當為鑿字之誤也。辨，謂

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字。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也。竹聲濫，濫

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

聚之臣。濫，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鼓，鞀之聲。鞀

也。聚，或為最。濫力致反。鼓鞀之聲，謹。謹

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聞謹。謹則人意動作。或為勳。或為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已以聲合成之意。孟子見梁惠

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主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莊暴齊臣。變色者。漸。

其好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

古之樂也。庶幾近辭也。今樂世俗。曰。可得聞歟。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

常情。臣請為王言樂。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額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額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類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

民使之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

同樂也

行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

今王與百姓

同樂則王矣

民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

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

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

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

之言必用韶舞以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

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

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

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姦聲淫樂為可耻而

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蓋

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

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斲

之猶可以得流風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

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騶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

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

魯人善樂事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

官。但能紀其鍾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鏘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歌樂在乾豆上奏登

歌乾意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

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

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

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

姬也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

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

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

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

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

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

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

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

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

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

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

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

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采詩夜誦。采詩依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帝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

四 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原高

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大妊大妣
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
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
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
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
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
十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
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
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
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調簫自度曲被歌聲
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
自臨軒檻上墮銅圈以擗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
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

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

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

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

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

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

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

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

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

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暉等習孤學太指。歸於興

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

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

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

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

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

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

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

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五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

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

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

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

讀為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趨嚮也。鄭衛之

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

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

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

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

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

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

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橋捷善鬪與之定三秦

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歌鼓員二

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

二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晉灼曰邠音方凡鼓十二。員百

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也。應古兵法外郊祭

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云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

人師古曰招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

別拊員二人給盛聽師古曰剛及別拊皆鼓名也拊音膚主調箎員

二人師古曰箎以竹為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

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

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者等

音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

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

者弦琴瑟之弦繩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

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

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

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

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

樂也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

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

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鰕魚

者也師古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

朝賀置酒為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

人鈔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鼗韋昭曰鈔國

音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

七十二人。給大官。搗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

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

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

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

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

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為沈。又讀為耽。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鐘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

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

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

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

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

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

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

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

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又采百官

詩頌以為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光武草創禮樂

未備今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

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撥亂反正。宇內治平。方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

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宋文始五行

舞為之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

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

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

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

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

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

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

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

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南堂唱之以商舞之以鼓鞀

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

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

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

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

鍾。樂器隨月律。喪紀云初隨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求雨

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行謂乘輿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

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

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正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

詩而已。

明帝大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知故為大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

聖今有事於天地宗廟。此則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太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黃雀。鈞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傳玄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

九年荀勗杜夔所製律呂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

置清商署以管之。蓋采此為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晉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典知

樂事。啓朝十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

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

武舞。羽籥舞。魏武始成。熙章。斌。二舞皆執羽籥。曰宣文武舞傳玄又

作先農先蚕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

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鏡歌還為二十曲。

述為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

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

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

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以應胡

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

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

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與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

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存。用者有黃鶴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

之楊。想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

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大常賀循答云。魏

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

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曰。漢氏所用。以歌詠。互節。本有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

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

正鐘磬。未竟而勗薨。

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循。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雋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大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勗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及使

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詩。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又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

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以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四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齊祠登

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註登歌人上殿
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按廢
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
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
博士撰搜簡採用叅議大廟登歌宜用司徒楮淵回
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
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
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群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
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毛血奏佳薦之樂迎送神奏

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
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皇
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
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
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
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
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間奏永至
之樂太祝裸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
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群臣出入牲出入薦
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

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

品五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

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屨。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

裡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

壯者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

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

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

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

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

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

有赫也。二郊大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

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二

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註奏嘉薦。至是為拴雅。取左氏傳牲拴肥腍。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註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註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胙。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共就

燎位。宋元徽三年。儀註奏昭遠。及齊不改。就理位。齊永明六年。儀註奏幽隸。至是燎埋俱奏裡雅。取周禮大宗伯以裡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宋元徽三年。儀註奏肅咸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有詳議八座丞郎參

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

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為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志。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

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入出。皆奏肅咸牲。出入奏相和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奏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

儀註。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百。工執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大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大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註。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讌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

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晉宋舊徵更附益。

後主嗣位。沉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祖考諸帝。樂用八胤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大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胤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神

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五百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

破沮渠氏

得其伶

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鼓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

亡

孝文帝大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習。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于大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令與大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久而閭卒。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桓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歆。陳文

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術。文武二舞。鐘磬管弦。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服上言其事。大師高陽王雍等奏傳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傳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

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享。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宜減降。皆無間然。大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准古為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餘

如儀。後大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古今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說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圓

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弦。篳篥。胡笳。胡鼓。銅鼓。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鎔。上音湯。下音塔。洪心。駭耳。搯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始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况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颺。或踊或躡。乍動乍息。矯姜矯反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鼓鐘。但聞風化淺深。雖此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三
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顰帽。闊帶。小鞞。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縱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衣細。獨表衰微。操絃執龠。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鑄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簾合二十架。設建鐘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

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鞞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後各雜魏事中具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莫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珽因採魏安豐王廷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

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群臣之出。奏肆夏。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陞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

文明之樂。為林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文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孟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川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

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末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闍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闕。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大濩。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藉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

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鷲夏。鷲音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內附。及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鷲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祚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仁也。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

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大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鐘一宮。郊廟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多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

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秘書監牛弘。秘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

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

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

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輝鬼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

祭方澤。太簇所以贊陽出滯。焜論。奏姑洗。歌南呂。祀

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繫百物。五帝神。奏無射。歌夾鍾

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同用文武二

舞。其圜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

其餘享祭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

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

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

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

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

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

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

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

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

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

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

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

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以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大簇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為太子時。從享于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三司柳顧言。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初製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獠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初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時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餒而死。將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

蕭吉並撰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
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遠。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
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寶常所謂皆歸於雅正。然
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
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
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
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
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
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弒於江都。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

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考孫正宮
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孝律呂。平其
散漫。為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
等曲。近代加裸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
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為
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
因之。唐以和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
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後廢。累代皆黃鍾一
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祖考孫始
為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

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圓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後狩。告于圓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圜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為宮。赤帝以函鍾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黑帝以南呂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和順。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

望于山川。以蕤賓為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黃鍾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呂為宮。于地祇。以應鍾為宮。于宗廟。以圜鍾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于山川。以函鍾為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

以大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為宮。七曰太和。以為行節。亦當以黃鍾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庭。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其禮畢。與而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之。皆為黃鍾為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月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鍾。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芾。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祓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祓和音陔。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

文收新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訟情制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太宗時。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

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園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

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鏡。鈸。鐘。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脩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淡。曲終復

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

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梁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

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為臣道。便為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絲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曆初。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本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今諸樂則用黃鍾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

以宮為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簾。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為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為仙韶曲。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踰歌為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

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群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坫。侍中奏禮畢。群臣

再拜。奏大同。蕤賓之鍾。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奏其月又

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
雜歌教坊法曲從之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襜褕。甲金飾。白練襜褕。

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罇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梳金帛。群臣左右覩者。皆嗟嘆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

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工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等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為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為振德之舞。又改正觀中九功舞。為觀象之舞。七德舞。為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常用別有九

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為成禋之樂。祭地祇奏和順。今改為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為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為肅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大和。今改為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為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為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為辰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為胤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

歌奏昭和。今改為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雍和。今改為駢成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今改為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為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屨行奏祓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名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

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

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

正冬仗同皇帝興。奏政成之曲。正冬仗同群臣會畢。降階。奏弼

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

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

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

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

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從之。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

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詳見律呂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監察祭使艾仲孺復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官懸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鐘磬塤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後以擊鐘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

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遠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之。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令仲辛誣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頓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正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為豐安。皇地祇德安之樂。為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為祺安之樂。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鵲瑞草五曲。施於朝會。

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筮。景靈宮以宮之庭狹。止用二十。

真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

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鑄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鍾。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葦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為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既鑄成。編鍾一簣。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

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為一簾。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詳見編下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為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

陽。配之以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鞞。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諫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為律度。請復用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攷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

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同議大樂。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為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叅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

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為然。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

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鍾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伏。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

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為驗。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
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

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缺。四清聲。簫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

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罇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罇鍾特磬。編鍾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物連擊。

帝乃下鎮几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埴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

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甚佳。傑大沮。

哲宗元祐三年。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為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籥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

教習無素。晉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上言。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則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

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詔可。其年七月。景鍾成。次年帝鼎八鼎成。八月新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闕。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晟。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弃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散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架二舞。及大祠中

祠登歌二舞之制。見樂懸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饗。已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庭殿。五聲既具。無怙懣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箎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均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

明示依式造。粥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樂敢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條國史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鍾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

怪。劉曷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曷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鍾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大樂。繇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

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准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准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鍾。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鍾。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

揚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玉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公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稔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為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揚傑復議其失。以為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說。請帝三指為黃鍾之律。度鑄帝鼎。景鍾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右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棄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

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醜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揚。乃相度裁減。權用。遇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樂工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舊工以補之。

上初即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至紹興十年。禮部侍郎施垌奏。昨內外暫正用樂。今徽考大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禮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墮。詔俟來年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脩圓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辨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鍾編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笛四。塤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鍾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等笙十。塤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荆湖南北。刷取舊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并添脩雅飾。遇雨則油帕排設。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用樂林而樂器浸備。其樂工以太常寺所請詔依在京依選擇行止畏謹人召募。合登歌宮架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樂藝精熟。不至踈鹵。而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奉觴獻壽。楮元豐詳定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做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蔟為宮。太蔟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

自出。而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聞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陛輦又擊之。是年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脩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圜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一奏。太蕪為徵一奏。姑洗為羽一奏。樂凡成六。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太蕪為徵。姑洗為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宮。

圜鍾為宮三奏。黃鍾太蕪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蕪為徵。應鍾為羽。皆二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

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為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禘。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與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

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親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疑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敞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藉田。則据宣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為率。先農用靜安。高禩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

從省約。於是肄樂上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
人。省十之一。琴二十八。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笛
可省者十有八人。箎塤可省者一十人。其閑慢樂色。
量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裡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註用
紹興成憲。而兼酌元豐大觀舊典。定為後世法程。其
用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於壇上。稍南北
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鄮綴之上。明

登歌設於堂上前楹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
間宮架設於庭中上樂簾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

登歌樂簾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
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率
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
景鍾。降輿入大次。景鍾止。明堂不用景鍾服大裘。袞冕。自正
門入。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
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
律郎偃麾。戛鼓。明堂至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
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
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
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匱。悅宮架樂作。悅手畢。

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

午階。明堂升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

作。明堂至堂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帝祇

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

作。降階樂止。明堂降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

樂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跪奠俎。訖。樂止。內

侍以御匱。悅進。宮架樂作。悅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

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

壇上樂止。明堂無壇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詣神位

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

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

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

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

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為亞獻作

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

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

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飲酒福禮畢。樂止。禮儀導

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立。樂

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送神。宮架

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

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
明堂作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
鍾。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鍾止。百官宗室班賀于
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道。至麗正門。大樂正
令奏采茨之樂。進入門。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廼御麗
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設鈺鼓于
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
鍾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
因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鍾。右五鍾
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引導至文德

殿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
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
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
也。編鍾七也。編磬八也。罇鍾九也。特磬十也。五琴
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祝敵十三也。搏拊十四也。
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鞀應鼓十七也。雷鼓祭天
神十八也。雷鼗鼓同十九也。靈鼓祭地祇用二十也。靈
鼗鼓同二十一也。露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露鼗鼓二
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鈔。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鏡鐸。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鍾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寧宗嗣位。禮樂之事。遵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舞。光宗祔廟。奏用大和之樂舞。詔恭依。

上初纂承。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聖世遺軼。於是姜夔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罇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埴有大小。簫箎。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

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簫鼓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被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隲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三十

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三十

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



